

03021

# 史知識

WENSHI  
HISHI



中華書局

1980



## 晋版古籍图书要

|         |          |        |        |        |           |             |        |       |       |        |       |      |
|---------|----------|--------|--------|--------|-----------|-------------|--------|-------|-------|--------|-------|------|
| 通鉴校补三十卷 | 云冈石窟(画册) | 山西彩塑全集 | 山西寺观壁画 | 山西戏曲脸谱 | 太原崇善寺文物图录 | 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   | 坚白石斋诗集 | 傅山全书  | 王琮集   | 薛瑄全集   | 元遗山全集 | 武则天集 |
|         |          |        | 省戏研所编  | 省戏研所编  | 张纪仲       | 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 | (清)李鸾宣 | (清)傅山 | (明)王琮 | (金)元好问 | (唐)武曌 |      |
| 宋谋琦     | 编委会      | 编委会    | 编委会    | 编委会    | 安         | 刘泽等校注       | 刘贯文主编  | 单锦珩点校 | 姚莫中主笔 | 姚莫中主笔  | 罗元贞点校 |      |

|              |             |       |
|--------------|-------------|-------|
| 三晋古代人物辞典     | 编委会编        | • 三晋古 |
| 中国梆子戏剧目大辞典   | 五省戏研所编      | 北魏改革家 |
| 水经注研究二集      | 陈桥驿著        | 王维传   |
| 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   | 新生禾         | 元好问评传 |
| 中国文学古籍博览(上下) | 李树兰         | 赵武灵王  |
| 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   | 朱一玄等编       | 三晋思想家 |
| (四种 上下)      |             | 武则天评传 |
| 二十五史滙纂通检     | 尚恒元 彭善俊     | 裴松之评传 |
| 姜白石诗集笺注      | [宋]姜夔 孙玄常笺注 | 汉魏晋南北 |
| 郑板桥外集        | [清]郑燮 郑炳纯辑  |       |

## 文史知识

1989年第12期 1989

|                         |      |
|-------------------------|------|
| 《文史知识》编辑部               | 出版者  |
|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 印刷者  |
| 主编 李侃                   | 国内发行 |
| 副主编 柴剑虹                 | 国外发行 |
|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田居俭 白化文 冯宝志 李侃 杨牧之      | 订购零售 |
| 张习孔 金开诚 胡友鸣 柴剑虹 徐公持     | 邮购洽购 |
| 龚书铎 黄克 臧嵘 瞿林东           |      |

国内统一刊号 CN11-1358 国内代号2-271 国外代

## 百 期 寄 语

《文史知识》出刊一百期了。我们曾在《五十期致读者》中与广大读者谈过继续前进的设想，也曾在《五周年寄语》中表示了“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探索”。由于作者、读者广泛而真诚的支持和学术界朋友的鼓励，四年来，我们与愿望基本上得以实现。当然，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自满，我们深知自己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诸如文史知识的领域还需继续拓宽，文章质量不断提高等等。尤其是近几年来否定全部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之尘上，传统文化颇遭冷落，出版界“黄泛”严重。加上纸价、印费上涨，定价，发行渠道不畅，以致订户逐年下降。在重重困难面前，本刊编辑人员仍既往，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为“时髦”的虚妄之论，不受“向钱看”的“时尚”所诱，宁肯在暂时的冷漠中象一头负重的骆驼，执意翻越一道道沙丘，跋涉前进，探寻新的绿洲。值得欣慰的是，在冷漠中我们得了不少知己，这就是我们千千万万的读者和热心的作者。

我们始终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优秀的传统文化，既是本民族、本国的，也是人类共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学习、传播准确有用的知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所必需的，是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当代意识是历史意识的继承与发展，现代文明离不开传统的滋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应该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知识的爱国者。对祖国的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是极端错误的。

因为如此，我们对这八、九年来所有关心、支持、帮助、爱护本刊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敬意，表示诚挚的谢忱。我们尤其深切地怀念那些已经去世的为本刊写过文章的专家学者，他们之中有国内外著名的老前辈，如宋振庭、夏承焘、朱光潜、郑天挺、吴世昌、黎澍、朱东润、陆宗达、王仲荦、梁漱溟、刘牟润孙等，也有胡念贻、杨廷福、郭在贻、陈宏天、牟世金、屈育德等资深的中年学者。他们都为普及文史知识倾注过自己的心血，大专家甘写小文，精神亦为海内外学界所称道，千千万万的读者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正因为如此，不论还将遇到多少困难，我们仍愿意与广大作者和广大读者尽心竭力地将《文史知识》这块园地耕耘下去，结出丰硕的智慧之果。我们由衷期望本刊工作以更多的指导与批评。社会意识的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有了这种支持，

“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此，我们确信不疑。

编者

# 文史知识

1989 年第 10 期

(总第 100 期)

## 《文史知识》第 100 期

题词：启 功 任继愈（封二、三）

百期祝词

季羨林 4

第一号朋友——贺《文史知识》出刊百期

臧克家 6

“专门家”与“无名作者”

杨牧之 7

独到的境界

袁行霈 12

## “我与《文史知识》”获奖征文选载

良师挚友无穷期

王知择 13

平生风义兼师友

陈宝华 15

一个布依族读者的心里话

罗吉红 17

我想做真正的中国人

陈建中 18

我与《文史知识》的三次交往

石泽镒 19

## • “我与《文史知识》”征文优秀奖名单 •

21

• 文学史百题 • 论《诗经》“赋比兴”之“赋”

褚斌杰 23

• 历史百题 • 略说乾隆的“十全武功”

黄秉平 28

• 怎样读 • 方内游仙 坎咏怀壖——如何看待郭璞《游仙诗》 倪其心 34

诗 前度刘郎今又来——读刘禹锡的两首桃花诗兼谈

“桃花诗案”

鲍传龙 39

文 身在江海之上 心居魏阙之下

——司空图《退栖》诗赏析

傅 易 42

欣 意态兀傲 意境天开——说黄庭坚《登快阁》诗

张 鸣 44

赏 意象的融化——说谢逸《江神子》词

杨 龙 47

## • 古代科技漫话(31) •

明代的纺织技术

胡湘生 51

|       |          |     |    |
|-------|----------|-----|----|
| 文化史知识 | 古代的藏冰与使用 | 王赛时 | 56 |
|       | 先秦的巡守礼   | 李建国 | 60 |
|       | 话骰子      | 麻国钧 | 63 |
|       | 西夏的礼仪风俗  | 朱筱新 | 68 |

• 文学人物画廊 •

|                 |     |    |
|-----------------|-----|----|
| 直烈遭危 抱屈夭亡——小论晴雯 | 吕启祥 | 73 |
|-----------------|-----|----|

|      |                        |     |    |
|------|------------------------|-----|----|
| 人物春秋 | 蜀之勇将——魏延               | 冯康波 | 77 |
|      | 善照镜子的唐太宗               | 汪 瀛 | 80 |
|      | 浩然正气 高风峻节——纪念谢枋得逝世七百周年 | 胡林辉 | 87 |

• 心理美学散步(9) •

|                  |     |    |
|------------------|-----|----|
| 返回人类精神的故园——谈心理原型 | 童庆炳 | 92 |
|------------------|-----|----|

|    |             |     |     |
|----|-------------|-----|-----|
| 读书 | 《说文解字》收字知多少 | 蒋述尤 | 98  |
| 札记 | 汉乐府《东门行》新解  | 李固阳 | 102 |

• 青年园地 • “火浣布”考述

李树辉 106

|                       |     |     |
|-----------------------|-----|-----|
| “朱玉非宝 节俭是宝”——朱元璋提倡俭朴事 | 陈梧桐 | 109 |
|-----------------------|-----|-----|

|                               |     |     |
|-------------------------------|-----|-----|
| “以意逆志”的得失及其影响——从孟子论《诗》、引《诗》谈起 | 成 孚 | 113 |
|-------------------------------|-----|-----|

|               |     |     |
|---------------|-----|-----|
| “小说史意识”与小说史研究 | 陈平原 | 118 |
|---------------|-----|-----|

• 文史古迹 •

|                        |     |     |
|------------------------|-----|-----|
| 我国戏剧史上富有纪念价值的文化遗址——玉茗堂 | 邹自振 | 125 |
|------------------------|-----|-----|

|      |                                                                                 |
|------|---------------------------------------------------------------------------------|
| 补白六则 | 不如相望于江湖(41) 螳臂当车(67) 敕勒<br>称谓及其变化(72) 中国古代书院在教学上的特<br>点(91) 一条鞭法(105) 罔两问景(112) |
|------|---------------------------------------------------------------------------------|

## 《文史知识》第100期

季  
羨  
林

### 百 期 祝 词

我承认，我对《文史知识》有所偏爱。但是我的偏爱不是没有根据的。

很多年以来，我每月都收到大量的杂志。由于数目过多，我真正认真去阅读的，读得很仔细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文史知识》是其中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爱。

偏爱的根据何在呢？

我先谈一点印象。我对《文史知识》的印象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严肃、庄重、典雅、生动。我想，不用我解释，大家也会明白的。多少年来，社会上风浪叠起。

然而我们的《文史知识》却始终保持住自己的严肃庄重的风格，不为外物所动，决不刊登追逐时髦的文章，也从来没有登过一篇满篇怪异术语令人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文章。我们的文章是谈学术的，有的还非常专门。然而我们的刊物上几乎没有刊登过烦琐、冗长、枯燥乏味的高头讲章，也没有见过以艰深饰浅陋的文章。比较深奥的学术问题，读来总是娓娓动听，意味盎然，亲切动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从过去的一百期上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作者面相当广。这样广的作者，何以文风又如此地比较一致？我们也没有象从前的《语丝》、《新月》、《学衡》等等那样，是一个同人刊物。一个同人刊物，文风比较一致，是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文史知识派”，我们不能算是一个同人刊物。然而表现出来的却真象是一个同人刊物。作者几乎都是认真、严肃的，文章几乎都是典雅、生动的。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办刊物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叫苦的：纸张贵，订数少，倘不“下流”，则无法招徕顾主。可是我们的《文史知识》据说读者群是比较稳定的。这表明，一方面，读者是有水平有眼光的；另一方面，我们

的路子是对的。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只能欣赏“大美人”，或者只读“什么河惨案”。读者中确有认真严肃想求得文史方面的新知识的人。我认为，这又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评论文学艺术之类的东西时，常常用两句现成的话：阳春白雪，意思是曲高和寡；下里巴人，意思是合乎人民大众的口味，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我们的《文史知识》却是曲高而和不寡；能满足人民大众中一部分人的需要，又不过分浅显。可以说是融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于一体。这更是难能可贵的。

我在上面说的话几乎是一曲赞歌。我们不是常讲要一分为二吗？一分为二是真理，这里为什么没有了呢？我坦白承认，我再三推敲，对于这个一我实在分不出二来。限于我的水平，我目前只能做到这个程度，这要请读者原谅，我将继续推敲而且追索。

最后，我想提一个建议。我们讲的“文史”，我看主要是指中国文史。就算是中国文史吧，它现在已经不限于中国一国，而是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刊登一些世界其他国家讲中国文史的文章或者研究动态。这将有利于开阔我们的眼界（我们现在的眼界是非常不开阔的），增长我们的知识，加强对外部信息的了解，最终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1989. 7. 17

### 贺《文史知识》出刊百期

学海何由济？于焉有宝舟。论文穷指要，评史溯源头。  
事必求真信，言犹忌阔疏。曲高和盖众，两岸颂金秋。

孔凡礼

1989. 7. 19

臧克家

## 第一号朋友

贺《文史知识》出刊百期

我每月收到几十份刊物，但认真阅读的只有《文史知识》与《古典文学知识》。特别是前者，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每期必读，几乎从头到尾，不放过一篇；每篇，不放过一个字，红铅笔划的红条条，钢笔划的蓝道道，满纸皆是。甚得我心的字句上，加了圈，有的加了双圈。作为提要，在纸边标出重点，再查阅时，一目了然。个别不易发现的错字，我在旁边打个“×”。我这样自许：在全国读者群中，我算是《文史知识》的第一号朋友了。

白天，事多分神；夜读，最为称心美好了。我习惯八点多钟上床，体舒神怡，打开《文史知识》，如良朋对晤。冬天，炉火微温，灯光柔媚，思接千载，神游文海，读到会心之处，灯花也为之灿然，炉中爆炸声作，似与我心共鸣。不觉十时已过，于是掩卷，而安然入睡。

有人问我，已届暮年，为何如饥似渴地苦读？我回答：因为年老了，大家高看我；其实，腹内空乏，大叫好，令我大惭；小叫好，令我小渐。为了减少惭愧之情，只有努力学习，以充实自己，决不能不知以为知，欺人以自欺。当然，我对古籍不是没有星星点点知识，但好似手头有些“小钱”，缺乏一个“钱串子”。我从《文史知识》上专家们的治学经验中，从许多精彩的论文中，得到教益不少。

《文史知识》，因为计划性强，对文章的质量要求严，加上编辑同志们的刻苦奋力，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扬，销路越来越畅，声誉越来越隆。我作为一个热心的读者，作为一个经常撰稿的作者，心里的那高兴劲，还用说吗？

1989年7月11日



杨牧之

## 「专门家」与「无名作者」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文史知识》已经出到第100期。多少苦恼，多少快乐，多少汗水，多少争论，往事历历在目。我从我的一本小书《编辑艺术》中选出一章，在这里发表，是向读者的汇报，也是对100期历程的纪念。

我们在编刊物的过程中，常听到人家批评：你们刊物的作者专家太多。这个批评说出了—个现象：《文史知识》的作者队伍中专门家多。尽量请专门家撰文，正是我们刊物的主张。我是这样想的，专门家对所论述的问题有专门研究，他们所写文章一般都有较高的质量，能给读者准确的知识，这不是很好吗？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专家路线，照你这样去做，怎样培养青年作者呢？让我来详细谈谈我们的“专家路线”。

### 一、什么叫专门家

在一般人心目中，专家一定是教授、研究员，一定是一大把年纪了。不错，这些人是专家，但与我们的专家定义还不尽相同。《文史知识》从创刊之日起就抱定了一条原则，我们的作者，不论是名人、非名人，都要对他所撰述的那个问题有研究，是他所撰述的那个问题的专门家。这个“专家”，不见得是教授、研究员，也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拿具体的实例来说吧。“文史工具书介绍”一栏，从创刊第1期到总第10期所发的10篇文章的题目和作者是这样的：

诗文典故的渊薮——《佩文韵府》和《骈字类编》（陈宏天）

《康熙字典》与《中华大字典》（刘叶秋）

《辞源》与《辞海》（赵克勤）

张相及其《诗词曲语辞汇释》(卢润祥)

《说文解字》及其在文献阅读中的应用(陆宗达)

古籍目录及其功用(高路明)

打开历史文献的一把钥匙《书目答问》及《补正》(骈宇騫)

考史必备的工具书《二十史朔闰表》(刘乃和)

顾祖禹和《读史方輿纪要》(杨济安)

《艺文类聚》和《初学记》(许逸民)

这10篇文章并不是按我的观点需要挑选出来的，而是从创刊第一期到总第10期按顺序从目录上一篇不漏地抄来的。刘叶秋、陆宗达、刘乃和、杨济安四位先生是大家公认的专家学者；另外的六位，陈宏天、赵克勤、卢润祥、许逸民当时还只有40岁上下，职称也还是讲师或编辑，而高、骈二位还只有30岁，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他们所写的那个题目的专家。陈宏天，当时是北京大学讲师，他主讲“文史工具书”课，著有《文史工具书使用法》一书，《佩文韵府》、《骈字类编》是必讲的二部重要工具书。高路明，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当时她已主讲了两次“目录版本学”课。骈宇騫、许逸民均为中华书局编辑，当时骈为《书目答问补正》的责任编辑，许为《初学记》的责任编辑，且编有《初学记索引》。赵克勤则为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主任。卢润祥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对元曲颇有研究，著有《元人小令选》一书。

大家看了我的介绍后，能说他们(这些“无名作者”)不是他们所撰述的那个题目的“专门家”吗？即便是大家公认的专家学者，刘、陆、刘、杨四位先生，我们也不是“慕其名也”，而是看重他们的实学。他们确实对所撰文章的内容深有研究。刘叶秋先生是《辞源》(修订本)二位主编之一，谈工具书如数家珍。陆宗达先生一生致力于《说文解字》的研究，杨济安先生是研究历史地理的专家，《读史方輿纪要》正是他反复研读过历史地理书。刘乃和先生，一生做陈垣老的助手，于文史工具书可谓了如指掌。

这样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当然有水平，让编辑放心，也会赢得读者

的信任。做买卖讲究“货真价实”，编刊物也要“货真价实”。

## 二、专门家为什么会给你写文章

请专门家写稿，困难大，因为专门家谁都能去请，他要应酬的刊物多，在众多的刊物中他能给你写，要费点力气。但这里恐怕也有辩证法。

开头，你的刊物影响还不大，请专家写稿费劲，他给你写稿是支持你；到后来，你的刊物办好了，质量高，订户多，影响大，他也就愿意给你的刊物写稿了。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曾对人说：“我同一时期，曾经在几个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只有《文史知识》上登的那一篇，朋友们见面都说读过了，其它几篇无人提起。今后有文章还是要在《文史知识》上发。”还有一些作者，感到在这样一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能与那么多有本事的专门家为伍，很带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你“支持”他了。

从“他支持你”到“你支持他”，这个转化不容易，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其中甘苦，局外人很难知道。

记得《文史知识》创刊之初，社会上又关心起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来。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便组了一位当年曾经参与这一讨论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撰文，说好春节后交稿。春节刚过，我和编辑部的另一位编辑骑着自行车，从中华书局奔向北京大学。敲门入座，那位教授颇为愕然，大概是工作太忙，一时忘了与我们约定的时间，我们忙说，如没写好，过几天也行。我们见先生确实忙，便提议：他讲，我们录音，由我们整理好后，再交他修改定稿。当他听说我们是骑自行车来的，颇为动容，连声说：“后天一定谈，后天一定谈。”隔一天，我们又骑车而去，刚下过雪，路很滑，但想到这次这篇稿子跑不了，心里颇为高兴。录音、整理、誊清、修改、定稿，为了这篇文章，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终于发稿了。这篇文章因为能及时参加讨论，又是这次讨论中“肯定说”的代表人物所写，赢得了读者的好评。

这件事给我很大启发，许多学有专长的先生，他们是不轻易动笔的，只要能说服他们撰文，常能得到理想效果。比如杨伯峻等先生的《经书浅谈》、李学勤先生的《古文字学十二讲》、吴世昌先生的《花间词简论》、任继愈先生的《佛教与儒教》、周一良先生的《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贾兰坡先生的《北京人化石发现记》、朱家缙先生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答客问》、傅璇琮先生的《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想法》，都是再三相约才写的。这些文章都得到读者的欢迎，成为《文史知识》的光荣。组稿，组来好稿，一是靠对选题高度的敏感，一是靠对好文章出众的鉴赏力，但最关紧要的是对事业的热诚，对于工作，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

此外，为了得到专门家写的质量高的稿子，我们在组织上还采取了一些措施。编辑部外有两个组织，一个是编委会，一个是特约通讯员网。编委会成员的主要条件与很多刊物都是一样的，但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那就是联系面广，能为刊物组织到高质量的稿子。编委会成员都在北京，层次也比较高。他们主要组织北京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有关单位的专门家、学者撰文，也利用他们的影响，组织全国各地有学术水平的知名人物的稿件。特约通讯员分布在各地高校和研究单位，他们最了解当地的研究、写作情况，最了解当地读者对刊物的意见和反映，又因为他们就在当地，组了稿，可以代表编辑部随时催稿。而且，谁的文章在北京的刊物上发表了，在当地就会产生影响。如果这个作者再购买十本八本送给朋友，就等于给刊物作了广告。实践证明，特约通讯员网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在兰州大学聘请了一位特约通讯员，不到两年，他把西北几省研究文史的副教授以上的同志差不多都组写了稿子。如果各地的特约通讯员都能这样做，全国各地的好稿子岂不“尽入我彀中”？

### 三、为“我”服务

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专家路线？我认为不是。我们这是为“我”所

用，也就是为刊物所用。我们是组织作者，组织专门家，围绕着我们刊物的选题计划写文章，而不是让作者、即便是专门家，牵着鼻子走。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出我们所言非虚：

1. 每编一期，我们早早就计划好这一期的中心，设计重点文章的题目，然后按我们的计划去组稿，希望作者写什么，怎样写。

2. 有许多时候，作者寄给我们一篇稿子，题目好，写得也好，但我们并不是拿来就上，要看看这一期的整体布局，中心是什么，如果不符合这一期的整体布局，不论是谁写的，是什么样的名家，也要放一放。

3. 编辑在组稿的时候，一定记住让作者充分明了如下几点：刊物的宗旨与读者对象；文章内容要能唤起读者的需要感，最好是那些大家都知道一些，但又说不清楚的问题；引用的材料要准确、翔实；题目要拟好，吸引读者；字数要适当，尽量写得短些。

不断讲的目的就是让作者按我们刊物的需要写稿，而不是迁就作者。一个好的编辑，是应该有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思想的。事事迁就，削足适履，刊物的风格、特色，就没有了，最后不但得不到作者的欢迎，反倒要被作者“抛弃”。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无名作者”不一定不是专门家。“专门家”要靠编辑自己去发现、去鉴定。弄明白谁是专门家，再去组稿，才能组到高质量的稿子。普通的编辑，多停留在找稿阶段，只求把栏目、版面填满就完事，勤快点的编辑，会设法去拉稿子，以丰富内容；只有那些真正负责、有事业心而又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编辑，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去组稿。一个编辑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是否能发现专门家，并尽力组织专门家“为我服务”。《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同志就是尽力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



袁  
行  
霏

## 独 到 的 境 界

一份刊物好比一个人，不仅有其面目，也有其性格，好的刊物还有其独到的境界。作为《文史知识》的热心读者，每当刊物寄到，我静坐书室一页页翻阅的时候，恍如老友前来晤谈，第一个感觉便是亲切。亲切，是因为文章的作者里有不少熟人，平时见面的机会少，读到他们的文章就如同见了面一般，可以聊慰渴念。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文章本身写得亲切，有的作者据我平时了解是颇为严肃的，但在《文史知识》上露面的时候也多了几分亲切。有的文章，看题目俨乎其然，文笔却娓娓动人。如果将《文史知识》比作一个人，宛然是饱学之士，在夏夜的庭院里随便聊天，一边挥着芭蕉扇，喝着已不太浓的茶。而各种各样的知识如泉水般涓涓流出，沁人心脾。

说到境界，这刊物可谓脱尽了俗气。俗，未尝不好，至少比故作高深来得自然。何况面向群众作些普及的工作，也是十分有益的。但俗气就不好了，所谓俗气者，有取媚于众人的意味，迎合于众人的心理，难免降了自己的格。《文史知识》作为一份普及读物，并无取媚之意、迎合之心，而总是以提高读者的精神素养和知识水平为宗旨，这正是他的好处。仅仅说脱尽俗气似乎还不够，《文史知识》所追求的境界可以说是平正而又通达。好比写字，力求横平竖直，规规矩矩，笔笔中锋，有一种严整之美。此所谓平正。平正不易，平正而又通达则更难。在严整之中复能兼容活泼与创新，这才是《文史知识》的特色，也是他深受欢迎的原因。

我喜欢《文史知识》，所以每当编辑前来约稿，我总是尽可能答应，并在此发表文章而感到荣幸。我认为这是我和广大读者交流学问的重要渠道，可以藉这份刊物检验自己的研究成果究竟有无价值。《文史知识》读者的面很广，读者人数又多，所以从《文史知识》得到的反馈格外宝贵。

**编者按：**本刊今年第5期登出举办“我与《文史知识》”有奖征文活动的消息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有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的征文并无重奖，却多勇夫智士。数以百计的征文从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部队寄来。许多读者还在来信或征文中明确表示可以不参加评奖，却一定要表达他们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对《文史知识》杂志的喜爱、感谢与关切。展读征文，我们感奋不已，深受启益；佳作之多，实在难分高下，使评选小组不得不改变了原先拟定的评奖办法。最后，我们评出了一等奖30篇，优秀奖180篇，其余的发给纪念奖。这样的评选结果，希望能得到征文作者们的理解与赞同。

不少征文，实际上也是一篇篇谈读书目的、精神、方法、体会，谈治学、为人之道的好文章，而且它们出自各种职业、年龄、文化水平的人之手，又写得文字朴实、感情真挚，发表出来能给更多的人以启示。因此，本刊决定从这一期开始陆续刊登获得一等奖的征文。其他征文中对本刊工作提出的部分建议与批评，我们也将予以编发。

（一等奖名单见本期封底，优秀奖名单见本期第21页。）

## 良师挚友无穷期

天津十八中学教师 王知择

《文史知识》创刊三千多天了，与它过从密切的人，心中自然会有—种甜甜的滋味。尽管它不争高层次书刊的席位，又没显现出什么新潮或冲击波之类的姿态，只本着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介绍“准确、生动、有用”的文史知识的宗旨，朴实无华，竭诚奉献，已足以使读者受益。

且不说它在很多领域里确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建树，且不说它在一些栏目里培育出一些青年作者乃至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作者，单说它对读者指导的耐心、具体、细腻，借以普及文史知识，也应该说它是青年读者的良师挚友。

作为一名《文史知识》的普通读者、学生，在同它相处三千多天以来，自然收益非浅。

如果说，充实之谓美，那么《文史知识》在充实着我。在我积累美学理论、书法理论卡片的过程中，它给我的卡片库里不断地增添着新条目。它的一些诗词赏析文章，成了我剪辑唐诗、宋词的一条渠道。

好象很奇怪，我积得越多，越感到知识的贫乏。甚至每当阅读了一些有见解的文章后，觉得自己成了一名幼稚的青年。

如果说，善于思索是一种能力，那么，《文史知识》传授给我一种初步地思索文学艺术现象的能力。一些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形象，如果只从阶级性的原则去看待，便不好解释，这样，我便接受了共同美的主张，使得一些人物形象、性格得以理解。同样，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我也接受了下来。共同美的理论，不只在理论家那里应用着，就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也在运用着它，所以，我觉得它是行得通的。

如果说，培育各类人才是最有意义的事，那么，《文史知识》使我运用它为青年读者服务的心萌生。《文学报》举办“文学百题征题征答”竞赛时，我参加了征题（被采用）；我曾应用美学知识试写小散文，刊于报纸，以促使青年人重视美的修养，注重心灵美；在津门春联大赛中，辅导过青年人参赛（获奖），以丰富人民文化生活。

如果说，《文史知识》是辅导青年读者的一块园地，那么，它鼓励我立足于这块园地，而又走向新的天地。《文史知识》的可贵，在于它能以相对连续的知识，给青年读者以文史基础知识，给他们以一定的基本功。基本功是基础能力，但又需要更宽、更高的知识理论，以打开青年人的视野，增强其认识能力，提高其文化素养。仅三千余天的时间，《文史知识》便使我去试着阅读《读书》这样理论性较强的刊物。这使我茅塞顿开，增添了一种幸福感。比如，《文史知识》曾介绍过我国古代建筑的格局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思想，而当我阅读了《读书》上关于苏联莫斯科建筑的特点，设计师所倾注的体现民众为主体的思想时，精神为之一振。觉得，读书当然要立足基础，又不可忘记博采众长。

既然《文史知识》是培育青年人学习文史知识的园地，是辅导青年人学习文史知识的学校，那么，知识的沿续性特点便不可丢失。在文风上，自然应是宁细腻勿粗泛。既然是重基础重普及，那么，在指导青年人学习时，不妨可以开列学习某专题的书目。这一点，《读书》的“读者服务日之页”栏，似可借鉴。

当《文史知识》创刊百期之时，在随便翻翻之际，又发现了《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将来》一文，文章说，汉字起了“沟通古今、团结南北不同地方成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作用”。汉字如此，《文史知识》的作用当可想见。因此，愿良师挚友未有穷期。

# 平生风义兼师友

武汉市江汉大学中文系学生 陈宝华

夜深人静，伴有杯中飘来的阵阵茶香，我轻轻地将《文史知识》展开在书桌上，认认真真地，细细地读。时而抽出笔在书上写着，画着，时而又放下笔，抬起头，凝视着窗外的月色，冥思苦想，去领悟书中的奥妙。

当发现我的看法与书中所说完全吻合时，当发现自己想说却又未能充分表达出来的意思被作者明明白白地点出、疏导出来时，自己会产生一种痛快淋漓的快感，发出一声惊喜的微叹。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地在喘息，在一种均匀的节奏中喘息。

当发现自己不理解书中的观点与看法时，当发现自己的看法同书中所论完全相左时，除了一阵懊恼和烦闷外，更产生了穷究不舍的念头，于是在书旁做上眉批，在阅读笔记上记下期数、页码，于是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原作，原著，以求更深一层的领悟与把握，以期与作者达到共识，甚至超越作者。

当重新翻检各期《文史知识》时，看见上面所画的各种符号，所做的眉批，不禁就有了一种骄傲的成就感：自己得到了知识，自己享受了知识给予人生的乐趣，自己使辛劳备至的好心的编辑们、作者们得到了慰藉和满足。

这就是《文史知识》带给我的无穷乐趣。

并不是《文史知识》一诞生我就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本刊物），而是在我刚刚迈进大学校门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我读了一期《文史知识》，于是我立刻沉缅其中了，完完全全被她吸引了，大感相见恨晚，于是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史知识》迷”。这既受到了家庭的影响，也是因为专业（中文专业）的要求。

《治学之道》简直成了教我怎样做学问的方法的。那学坛名宿、前辈方家们的切身体验，谆谆教诲，不仅可以使我感到他们做学问的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还可以使自己能正确选择运用的方法，脚踏实地地进行钻研，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同时还让我领略到了他们不拘一格、活泼可亲的文风与文笔。当我向大学的老师请教时，尤其感受到了这些。

每拿到一期《文史知识》，我就要把《文学史百题》、《诗文欣赏》以及与之有关的栏目如《古典文学流派》、《文学人物画廊》中的文章全部大声诵读一遍。这样做，一是加深理解与记忆，一是真正深入下去，培养自己的“感觉”。象邓魁英的《北宋词人创作环境和创作观念的变化》、邓乔彬的